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楊慎曰此傳綜敘事實以著其才畧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蔡等之得志以致其時世不平之意須溪云文帝嘆惜知廣至矣然非人君之言萬戶侯固在我知人不用用不極與不知同○唐順之曰此傳當看叫應穿插是首尾文字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太

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小顏云世受射法孝文帝

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

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索隱曰謂為郎

而補武騎常侍也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

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

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吳

茅坤曰李將軍于漢為最名將而卒无功故太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

凌約言曰漢文帝惜廣不逢時自以其時海內又安不事兵革廣之才无所用

耳末年匈奴
入上郡雲中
帝遣將軍令
免張武周亞
夫等以備胡
中稱其選用
材勇而後不
及廣知而不
用何取于知
耶

愛約言曰廣
為上郡守知
一人中必射
有然後見
日合戰

有血脈非日
日合戰何從
知射雕者哉
以射又有以
力戰為名其
意與日合戰
同

程一枝曰李
廣所長在射
故傳內叙射
極詳若射何
奴射雕若射
白馬將若射
追騎若射獵
若射石若射
虎若射飲若
射猛獸若射
善射之實不
及孫陵射射
正應篇百世
世受射句

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
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徙為
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音鬼。索隱曰
姓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
亡之。楊慎曰昆邪為國於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歸有光曰徙為
欲敘匈奴入上郡事。故先書此句。其實為後。廣轉為邊郡太守。
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後乃徙上郡也。
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
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索隱曰按董芭輿服志云黃
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
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
十縱徐廣曰。放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
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雕大
鷲鳥也一名鷲黑也

子可以其毛作矢羽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按從百騎馳三
以戰百騎者。與下入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
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
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
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
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
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揚慎曰
在重一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
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
敢擊。有白馬將。正義曰其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
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按此廣不

按程不識
因見收傳
何孟春曰易
日師出以律
否臧凶言治
衆而不用法
尤不凶也李
廣之將使人
人自便以廣
之才如與然
不可為法其
難者難也况
之並時而
將于小人
味于近
既以程
下為煩擾
性廣

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就善水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器受行名曰刁斗。索隱曰。蘇林云。形如銅。以銅作之。無綠。銷即鈴也。埋蒼云。鑊。温器有柄。似鑊。籍事。解見李牧傳。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欲樂咸樂。

且將仇其上
而不故簡
易之害非徒
廣軍無以禁
虜之倉卒而
已然則傲程
不識雖无功
猶不敗傲李
廣鮮不獲亡
哉

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按載不識言見軍法之正。又載虜畏士卒樂程不識。以明廣之能必如此。然後義備而筆端鼓舞。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

按以下叙
廣善則及

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
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
孫名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
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呵止廣
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
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
平漢書有死字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
與俱至軍而斬之按廣不能平尉之小憾乃知功名廣居右
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
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視之石也
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

其行略存
生色狀凡

六事

黃震曰李廣
邊將才于守
右北平見之
使帝在息民
事任李廣足
矣
董份曰歷上
談廣事識悉
若不容口太
史公亦重惜
其才也

按其射應
前騎射終
首虜多句
而總繳中
之射殺射
離者其將
兵應前衝
而折開句
之奔射胡
白馬將與
騰上胡兒

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
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
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如淳曰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
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
陳射濶狹以飲如淳曰射濶求疏密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
廣身至死廣之將兵險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
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
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
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唐順之曰廣一居頃之石建卒於
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
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

馬南馳者其射猛獸應前格猛獸可而堪繳中之聞有虎嘗自射首又曾為虎傷故曰亦為所傷云

夷震曰凡看南霍傳須合李廣看謝靈運八二千里聲振華夷今言其傳不值一錢李廣每戰身今晉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子奪之妙豈常手可也

按以拔前摹馬李廣數奇也
劉辰翁曰太史公極意言李將軍不幸故引弟蔡首末使侍至列侯三公正是悍地又取望氣者備廣胸懷口語如慨如歎縷上可傷如正在而字然字耳且固命也能使墮淚
凌約言曰廣之材尽出時之上廣之功尽出一時

若若干封侯。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音律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蒲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孟康曰太公而體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漢書作無賞初廣之從

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索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

之下或者謂其有恨而廣亦自恨其殺降然則豈直不封陵之赤族亦宜矣

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

按將軍或在征行無常處所在

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抄此廣亦不能無失軍亡導。或漢書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楊慎曰廣哭一軍皆哭。傳至此。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每句每字。勃勃欲吐。

朱翌曰始廣欲居前青既回遠固辭則又固遣之既受上指毋令責其失道使自殺青真人奴也哉宜乎廣子敢恨後其父擊傷青

大夫人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每句每字。勃勃欲吐。

心于興可見
非子長筆力
安能于勝敗
之外乃出古
今名將之上
如是哉

朱翌曰漢武
殺文成而曰
文成食馬肝
死霍去病射
殺敵而武帝
又為一諱曰
鹿觸死賞罰

國之紀綱既
已自欺又為
人欺何也

茅坤曰南人
之不習乎北
固也而陵使
以舟陽五千
人教射酒泉
後卒以橫挑
強胡何哉

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

子與韓媽戲索隱曰媽或音媽又音許乾反媽少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是天

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

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

孝景園墾地索隱曰索墾地神道之地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

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墾地一畝葬其中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

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

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

其父索隱曰小勝云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

從上雍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

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

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

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

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

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視地形無所見虜

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

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

王於祁連天山索隱曰索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而使陵將其射士步

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

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

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關八

百里

黃震曰陵降
匈奴既西之
士皆用為耻
亦可想見其
倍之風節矣

陳仁子曰廣
之教奇而忠
信見于身後
夫何憾者

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之而救兵不到虜
急擊招陵降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楊慎曰太史公以
勿如此正亦得體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
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
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
耻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
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曰悛音七口不能道
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
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
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人則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傳終
廣雖不能道辭而忠心信物也

索隱述贊曰獲辟有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圓陣摧鋒邊郡
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何去非曰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
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悲善于將
者既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
也故部曲行陳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
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輒廢者也廣之治軍欲
其夫人自便于凡約束一切弛畧以便其私而專為恩
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稱不識乃謂士雖樂
為之死翮然哉卒犯之此其恩不加令而每至於敗血
廢罪無尺寸之功以
取侯爵者何足惟哉

倪思曰子長於世家推本先至之祖禹言匈奴祖禹至于有國莫長馬而使侵中國時有之豈天將以報抑洪水之功耶則夷進之久矣亦莫能派也
茅坤曰傳記絕調又曰太史公傳匈奴其大匈奴之俗尚及其強弱以世如漢與匈奴戰功如尚草也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一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此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舊本如此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二年而死其子桀粥曼糾之衆安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重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常粥周日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杜預云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

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昭曰背肉似橐故橐駝索隱曰按古今注駝駝是徐廣曰北狄駝云駝包愷音託駝駝索隱曰駝駝特馬北生羸駝駝是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廣志云決蹄也發蒙記列其腹駝駝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廣而色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腹駝駝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廣馬青也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曰駝駝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廣云北海外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駝駝也駝駝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廣

麟文野馬屬一云青驪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

凌約言曰按
其畜一段言
畜產其倍一
段言倍尚連
用五其字起
而中以其大
性也一句則
之句法長短
章法參差是
太史公着精
神處

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
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
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
弓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似矛。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
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
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
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
失其稷官。正義曰。周本紀云。不密。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
有餘歲。戎狄攻大王。曹父。徐廣曰。公劉。孫也。其後。自有餘歲。周西伯昌伐
從曹父而邑焉。作周。始作周國也。其後。自有餘歲。周西伯昌伐
吠夷氏。索隱曰。按。吠音犬。小類云。吠。夷也。山。海經云。吠。夷。生。吠。夷。犬。

大有二壯是為犬戎說又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

居于鄴鄩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自

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

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

光曰漢書增懿王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

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

地志云焦瓠亦名瓠口亦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

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鄴鄩而走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

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

虞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應齊釐公與

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

茅坤曰匈奴破中國而因以立天子亦古未所少也
劉辰翁曰詩人有薄伐之辭儒者遂以不極之塞外為美不知秦襄公校周而極其所至亦不過岐山之下是古公故鄉又惡得為境外哉

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汜，今柘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我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二國誘而徙之伊川，杜預以為九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之間。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維，今維也。維也。當是之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徐廣曰：圖，在河西，首銀洛。

按今朔州即林胡今雁門即樓煩今桑乾山後之戎即鮮卑東胡地

在上郡。馮翊問。索隱曰：三谷，今圖作園地。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傳云：晉師滅赤翟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晉師敗翟于箕，鄒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圖洛之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緄諸。正義曰：括地志：秦穆公緄諸，城秦州秦嶺縣。廿漢縣諸道屬天水郡。緄戎，混顏師古曰：混，夷也。在渭州岐梁山涇漆之北。緄音丸。正義曰：括地志：緄戎邑漢道屬天水郡。有義渠大荔。索隱曰：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臨晉。故地理志云：烏氏，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烏胸衍之戎，臨晉故大荔國也。烏氏，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烏胸衍之戎，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

茅坤曰類今之西南夷

茅坤曰戎而築城郭以自守壁則虎豹而檻美鮮得志者

漢陽有茅坤曰戎而築城郭以自守壁則虎豹而檻美鮮得志者

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分代以臨胡貉索隱曰索貉即滅也音亡格反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陞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為塞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而置雲中鴈門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闕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

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刺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

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至襄平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

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揚慎曰觀此則長城不始于秦皇矣當是之時冠帶戰

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

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

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

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

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涼甘肅延沙等

州地木匈奴單于索隱曰索單于姓孽鞮氏其國稱之曰橐黎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曰頭曼音滿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

天故曰橐黎派塗單于曰頭曼音滿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

按河南地今河套是也廣七百

里號新秦中蒙恬所取者

按匈奴入漢初始盛

兜思曰蒙恬
死匈奴得竟
支活動有精
神

按渡河南
與前收河
南相應又
與後奪河
南相應

王維慎曰雖
胡人其兵謀
作漢將之上

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
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
冒頓索隱曰冒音墨又如字後有所愛闕氏索隱曰匈奴皇后號也音烟支生少子而單
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
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
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飛則鳴索隱曰習勅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
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
別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
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
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

茅坤曰亦曰
頓治兵之略

按兵法云
守如處如
擊若脫兔
冒頓雖夷
狄似亦知
兵法者

凌約言曰單
于以鳴鏑射
頭曼獲首之
兵法也以空
馬女子誘東
胡老子之李
術也誘東胡
者行師之說

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
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
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疆盛
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
問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人
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劉辰翁曰精神在兩千里馬居頃之東胡
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
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
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
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
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何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東胡使使謂冒

道循可言也
射頭曼者犬
羊之習倍不
可言也

王整曰與段
結上起下一
篇之關鍵也
唐順之曰至
與德約教語
是回顧收戰
人手筆也
按自篇首
至與將歷
叙匈奴強
盛必先曰

三百有餘
歲百有餘
歲者凡八
書始著句
奴侵盜暴
虐中國又
必曰百有
余年百有
余年始考
昭王築長
城以拒胡
而後檢結
之曰自淳
維以至頭
曼千有餘
歲見其傳
世益又流
毒益深是
太史公叙
事針線如
按以下次
匈奴官制
什伍之詳
并柯會法
律占候喪
集賞罰之
屬

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
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
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
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
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
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
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涼州百泉縣西屬
安定郡膚施縣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
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二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
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
冒頓而匈奴是彊大盡服從北攻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

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各蠶王服虔曰谷音鹿蠶音離
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與匈奴姓人臣
謂賢曰屠者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者王自如左右賢
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
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十氏婚姻蘭氏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
者也蘭姓其後有須十氏須十氏訟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
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以往者東接穢貉朝
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西南
夷種地理志武都白馬氏又魚豢魏累云漢置武都郡排其
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文云氏亦羊稱諺文云
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而單于之庭直代雲
別舜徙于三危今河關之西南羌是也
中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
單于無城郭宮殿前地若庭故云庭
各有分地逐水草移

按以下先
叙得頓軍
伍中所行
科條為後
困高祖白
登帳本

徙而左右賢王左右各蠶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
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徐廣曰都尉當
戶且渠之屬正義曰月子餘反頓師古云歲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崔浩云西方胡皆
匈奴俗歲有二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音義
龍祠祭天神社八月月中皆會祭蹕音帶○正義曰頓師古云蹕者述林木
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眾騎馳
遠三周乃止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
此其遺法也漢書音義曰刀刻其面○正義曰頓師古大者死
有罪小者車漢書音義曰刀刻其面○正義曰頓師古大者死
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
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其鄉日上戌已其送死有擲金銀
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

百人正義曰漢書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

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

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

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

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畧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

亦又音石渾窳國別音鬲昆新犁之國正義曰已十五於是匈奴貴人大

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

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

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

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追擊冒頓冒

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

頓曰匈奴
遊精兵見老
弱既已誘漢
而漢之步兵
又未至是以
中外不相救

高帝老于用兵奚失若次太史公叙事次第

按叙東西南北馬名一色直與篇首奇畜相應

按漢與匈奴和親一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索隱曰駝音武江反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駝文南方盡騂馬索隱曰詩傳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若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

和親二

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安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秦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寔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償獨居兩主不樂諸將曰以高后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索隱曰秦漢書季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布諫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曰延州城擊右賢王

和親三

按河南即今河套是也

和親四

董份曰匈奴
與書氣強而
詞大密吏亦
有大哉

王維慎口發
使是單于使
發以書報漢
天子者不未
言狗頭也漢
使不至言不
見谷也

羅洪先曰現
匈奴述西戎
之威是款以
畏漢若曰與
州悉下惟容
漢耳

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師古曰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鳥孫呼揚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

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雩音火胡反索隱曰獻橐駝

一匹騎馬二匹駕一駟正義曰願師古云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皇帝即不欲匈奴

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

地索隱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

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

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

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

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

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

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安其處世

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

和親五

按此重叙
匈奴遺漢
書略其強
詞難述其
統語得休

真德秀曰按
與書先責匈
奴違約次諭
以事在赦前

勿深誅又云
單于若能明
告諸吏五百
約然後可和
使匈奴所言
誠耶固不逆
其善意使所
言為耶亦不
墮其詐謀抑
揚開闔皆有
法焉至遺之
以物又以其
自將苦兵為
辭非畏而路
之也即以一
善可見文帝
御夷狄之道
茅坤曰一指
其罪一寬其
然終使得休

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
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
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
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
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字林云袷衣無絮也。
音公。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作疏比。索隱曰案漢書
治反。以金為之。廣雅云比飾也。倉頡論云靡
首為比。鹿者為旒。蘇林云今亦謂之旒。黃金飾具帶一。漢書
曰要中。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無一字。索隱曰漢書作犀紕
大帶。帝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
金師比。又篤云胡革帶鈎也。青犀與師並。柶而說各異耳。使中大
繡十匹。錦三十四匹。赤紕音綠。繡各四十四匹。索隱曰說文曰稽音
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稽音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弟第二考
單于自後皆以弟別之考

和親六

蔡汝楠曰必
我行也為漢
患者即管子
曰子耶言代
莒者是倒句
法
王廷陳曰中
行說為匈奴
謀則善矣而
為漢慮不淺
當時既明言
為漢害者而
何漢卒遣之
耶

又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
公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
主。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繡絮食物。中行說曰
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
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
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湏乳汁也。於是說
音都奉反。於是說
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
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
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
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

按匈奴之
倍一得即
中行說教
匈奴本謀
也

胡松口中國
姓名文物者
何如而回伴
不取與易姓
寺語何竟忘
本若是

惡汝捕曰親
屬益疎則相
殺其猶愈于
鳴鏑乎惜漢
使不能折此
關也

按師古云
猶滿也量
中者量其
數也
按日夜教
單于候利
害處正與
中行說自
言為漢患
句相應

按甘泉即
今淳化

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
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
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
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
得父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
卧漢書音義曰穹廬廬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
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
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
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
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
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也從此類且禮

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
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上

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音諱利而佔佔音古以冠固何當音索

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

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惡音昭

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

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使奇兵入燒回

中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候騎至雍甘泉索隱

浩云候遊騎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於是

西北八十里秦始自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於是

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
 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索隱曰素表盧作旅寧侯魏
 遯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
 將軍成侯董赤音赫為前將軍太僕車騎丞擊胡徐廣曰內史樂布亦為將軍
 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
 驕歲入邊殺畧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
 遭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
 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聞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珍云郎中
 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
 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

邵錄曰其事已在前與前事在赦前意同得尊中國

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

日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

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

世世昌樂關然更始徐廣曰關音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

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

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

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

襲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

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

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

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

劉辰翁曰只漢過不先四字見得首的常在單于

和親八

鼃。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鼃鳥之類或音岐又音企言象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師目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單于降漢者。蒙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詭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而三年各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匈奴復絕。歲數不容爾也。考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匈奴復絕。

和親九

武帝与匈奴第一合无功

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遂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八。聶翁壹。索隱曰。聶氏云壹。于蘭。音于。于蘭。犯名也。老故稱翁。妻。禁。私。出物也。出物與匈奴交。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

羅洪先曰甲
于前自稱天
所立又云天
之福今得漢
尉史復云天
使石言物以
天張大其詞
固大羊之妄
抑豈武帝靡
已極天故厭
之而不絕也
耶
復和親而
後不

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
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武帝擊胡按傳內每言擊胡胡轉入
匈奴遠遁破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從野李陵貳師之
敗沒見武帝雖事窮賈而未得十分是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
微指實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
寓義云者。惟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微。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
里二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
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
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
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
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自是之後
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

匈奴數犯
邊漢數出
塞矣
茅坤曰自古
制虜須假開
市為餌

第二合得
少火多

第二合得
勝多

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
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擊胡
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
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
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贖為庶人。其冬
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
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
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
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
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
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

第四合大
勝
列辰翁曰十
評語奇什字
即斗字之誤

擊胡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
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辟辟縣。
造陽地以予胡。漢書正義曰言縣什辟曲近胡。索隱曰辟音
僻。正義曰縣之什曲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弃
也。與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
于第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
索隱曰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
單音片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茶及略千餘人。其秋
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
郡各三萬騎殺略千餘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
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
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

第五合大
勝

第六合相
當

王維楨曰此
信之為漢也
或其詐漢之
詞

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
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
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
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
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擊胡得首虜前後
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蘇武
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
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
大軍別行
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
者尊重次於
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
之南界。瓚曰沙
土曰幕。直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索隱曰微要也。謂
要其疲極而取之無近塞。

第七合人

第八合相

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

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支山一名剛丹山，在甘肅州丹縣東南，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山，使我

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

婦女無顏色。其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

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

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

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韋昭曰：張掖

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一名天山。得胡首虜三

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

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

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

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

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

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

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

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正義曰：秦

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饒之地七百餘里，徙內郡人民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滅北地，以西戍卒

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

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

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正義曰：謂負櫜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匹。

糧重不與馬，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

按列南今河套是也秦將蒙恬斥逐得此後失之今復奪獲按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與下地接匈奴以止作兩段相對倪思曰中國之兵凡二十四萬騎而糧重不與則步兵又可知已

前後師出之盛未有如此者

唐順之曰追胡至蘭顏山趙信城漢威壯矣
倪思曰去病封禪金馬兒戲然自平城以未能擊亭掃穴則自何如患中國千余歲一時也武帝承文帝之後赫然振古如興惜賈生不及見耳
凌約言曰太史公叙衛將軍追胡至蘭顏山而還霍將軍逐虜臨瀚海而還而

擒結之曰是後匈奴遠遁塞南无王庭兩段一束得開闔之妙
薛應旂曰崇觀漢之世矣
國勢雖定裔戎日熾高帝被圍白登呂后受書狂悖文帝時則又侵上郡至雍甘泉當時歲致金帛動稱子女者豈樂於大羊相結好哉誠以天下新定委曲遷延以徐現其時勢之可為耳迨至武帝當文帝惠養之後粟陳貫朽將勇兵強而匈奴又教犯边境帝于是征伐四

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擊胡九窮追有功然耗損亦過當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闕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是後匈奴遠遁而還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

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若縣姚氏今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沮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巧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

出所向成功
以致幕南元
王庭而累世
之耻得雪皆
帝有以震之
也也儒徒見
其登封巡幸
紛不已遂
并其征伐之
事謂為勞兵
而以秦皇漢
武稱亦過矣
王廷陳曰郭
吉首以南越
王開言便令
失色繼後數
語激烈慷慨
足以壯中國
之威寒虜之
之胆矣單于
雖斬主客見
者以淺其怒
而終不肯為
寇漢邊其苦
之力哉

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
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
浮菑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擊胡十不見虜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
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
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
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
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
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
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
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
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

茅坤曰使楊
信以下叙當
日之盛與所
以斷匈奴之
臂者正在三
又字而匈奴
終不敢言與
前終不敢寇
漢邊相當皆
極馳騁

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
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
廬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
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
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長安
城萬一丁六百里木居燉煌神池間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
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
臣之都焉水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
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漢書音義曰眩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
是歲翁侯信死漢川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
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
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

倪思曰以吾
便為欲說也
故書未則先
折其辨又恐
其欲刺也故
少年未者必
先折其氣非
為欲刺使者
以折之也而
句寫虜情最
悉亦以其非
中貴人故耳

王整曰結一
段本意而情
慰畢見

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而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移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

倪思曰漢兩
使入匈奴欲
以重其國其
後左大都尉
之謀未必非
乎右賢王之
效也惜其臨
跌使受降之
城與長安之
邸俱虛耳

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徐廣曰：烏一作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鄯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正義曰：音于。將軍數築受降城，其久。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

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浚野侯既在武威縣北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擊胡十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音鈞又音呼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

林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曰顯胤云鄣山中小城亭以望所居也

至廬胸音衛匈奴地名又山名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

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漢居延縣故城在甘肅張掖縣東北千五

百三十里有漢遺虜鄣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鄣即此也其秋匈奴大人定襄

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

鄣又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

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

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

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曰漢既誅鞮音低

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

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

第十二合
失少得多
闕如非日漢
為其言所悞
致厚賂以益
其驕不知前
乞國既以厚
賂留矣彼所
畏在強大厚
賂為足以結
之
第十三合
洋虜
言曰此
言不用
以當足

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復讐乎。雖百世可知也。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擊胡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敷出西河與盭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擊胡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

時是時提醒
者凡五後書
其三年其明
年前六年後
二歲十四年
其冬其秋夏
又書漢元興
三年元封六
年太初三年
太初四年先
後間出略則
百年家絕詳
則歲記春秋
或作起或作
結或指在某
人之前或指
某事之後千
變方化真莫
知其端倪而
要之條理亦
自井然

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盭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敷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擊胡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吾一作斜。索隱曰山海經云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斤成。出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敷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敷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索隱曰案

列辰翁曰固
衰謂不諱
美廷亦欲為
激隱者然已
者大意不精
當時以為順
謂席中國廣
大氣奮深得
深又似借其
志之未成
者何則後之
異也則其
有難言者
董份曰以伊
偏指句不亦
彼已句將
屬下文請索
隱解為彼已
將 大史公
尤與文法
陳仁子曰廷
之贊此也以

定哀之時自
江而後責得
功武
子坤曰太史
公甚不滿武
帝旁兵凶奴
事持不敢深
論而托言得
付相其言前
夫

韓國要禮云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按太史公引此二句意最深遠微者言寓其事而不章顯也。故武帝黷武所以不斥言然觀其遠師為其切當世之文屢將而又不能終服匈奴則不言而自見矣。而罔褻忌諱之辭也。按罔褻言無可褻而不敢。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索隱曰微音工竟反。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按偏指言武帝方銳意匈奴而言者務進諂以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徐稅單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憬周篇炳隨玄菟收屢樓塵煙爰自冒頓尤聚控弦雖空帑藏末盡中權黃震曰傳之叙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國為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命之曰荒服周道衰而狄又世世為患秦并天下繁長城頭曼單于遂為之井徘徊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之圍非其

視中國為強弱哉然嘗論之秦漢之待夷狄不可復以三代此也三代以天下為公諸侯各自為守設不幸有警方伯連帥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秦漢以天下為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故秦之備胡不得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適以自斃不可為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於結約雖婁敬遺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文皇帝賜之書有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跋行象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嗚呼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為相詐于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回視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何景明曰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帥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一

匈奴列傳五十卷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